

推理
MYSTERY

第三届
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

夜光与独行者

获奖作品卷

张宏利 —— 主编 梅絮 —— 等著

夜光与独行者 梅絮

提线木偶 江离

推理作家的逆袭 青裸

南之岛2/15杀人事件 燕返

幸福之家 Anakin

衍水怪谈 王普通

汇集华语界推理文学翘楚
精选好看的原创推理作品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第三届华文推理大奖赛
获奖作品卷



夜光与独行者

张宏利 —— 主编 梅絮 —— 等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三届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·获奖作品卷:夜光与独行者 /

张宏利主编;梅絮等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008-7137-8

I. ①第… II. ①张… ②梅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
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28451号

夜光与独行者

- 出版人 王娇萍
责任编辑 吴迪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375
字 数 220千字
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5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夜光与独行者 / 1
提线木偶 / 51
推理作家的逆袭 / 79
南之岛 2/15 杀人事件 / 135
幸福之家 / 173
衍水怪谈 / 231

夜光与独行者

文
梅絮

三个月前，省城的珠宝店发生了一起盗窃案。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犯罪，两名罪犯将价值百万元的珠宝洗劫一空，并借着夜色的掩护全身而退。虽然警方最终在现场提取到几枚残缺不全的指纹，但犯人早已隐藏在了茫茫人海之中，甚至可能逃到了外市。连续几十天调查无果后，案件被迫搁置下来。

可就在三个月后，一起相似的案子发生在了本市。

1

和梅时比较熟了之后，我越来越觉得他在某些事情上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。就拿最近的这件事来说吧，在梅时向我讲解之前，我自始至终都跟不上他的思路，甚至等到事情结束之后依然不明所以。所以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的反应截然不同——他始终兴致勃勃，而我却感到非常无聊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整件事情是由梅时的一番话引起的。

“我始终认为，”梅时突然说道，“一切不同寻常的事情，都应该有一个合乎常理的解释。”

“比如？”我此刻正在一旁摆弄手机，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，“举个例子？”

“比如你现在在使用手机。我猜是在看小说？”

“嗯，差不多，在看一篇文章。”

“你在用电子产品来阅读，这就可以算作不同寻常的事。”

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我对此感到不解，“不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吗？”

“但若是对于你而言，就并非如此，”梅时向我眨了眨眼睛，“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，你在周六下午看了一场电影。”

我顿时感到无比诧异。的确，我在周六的时候去了电影院。可是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？

“看吧，”梅时继续说道，“人总是对自己经常做的事习以为常，反而是身边的人会注意到他们的这些习惯。你是一个酷爱阅读的人，尤其喜欢看纸质书。到了这种打发时间的时候你应该捧着小说看才对，而你今天却选择了用手机阅读，并且阅读的是小说类的文章。我相信要是你买到了好看的书的话，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因此你一定在周六下午的时候去了趟书店，并且没有找到什么有趣的新书。之所以是在周六，那是因为周六下午去书店是你雷打不动的一个习惯。至于看电影，那是另外一个小小的推理。电影院就在书店的对面，你从书店失望地走出来时会看到那张海报——恰巧是你喜欢的电影。所以你便满怀欣喜地走进了电影院。”

“这一切的推理都建立在我很了解你的基础上。一天不阅读就觉得缺点什么，每周六下午都去书店看书，你最喜欢哪些电影题材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都很清楚。所以，一旦你做出不符合自己习惯而显得有些突兀的事，我便会注意到，并很快地对其作出解释。”

我怎么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呢。

“喂，你那么注意我的事情干什么？！”

“这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方式。”梅时丝毫没有理睬我的抗议，接着说道，“有些现象乍一看可能会觉得没什么，但是若仔细思索，便会发现它与整个事件是相矛盾的，由矛盾之处入手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，就可以

很轻松地得到答案。”

说了一大堆，我没怎么明白。

“所以你想表达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有点感慨而已。”

梅时总是爱突然说出莫名其妙的话。虽然有的时候那些话是正确的，但他说话的方式却很令人恼火。

“梅时，过于追求‘不同寻常’或‘矛盾之处’什么的，不会觉得很累吗？”

“累？”梅时摇了摇头，“我不觉得。”

“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我是说，太注重这些东西反而会忽略事情的本身。总是想太多会没法感受到事物本身的美，这使生活变得很累。”

“怎么会。”梅时显然不同意我的说法。

“嗯，”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刚才看的那篇文章，“就拿文学作品来说吧。在文学作品中，很多时候作者都会故意写一些在现实中不合常理的，不可能发生的事。这么写也许是为了推动情节或烘托人物心情，甚至也可能只是作者随性而至。如果在看一篇作品的时候还抱着一种理性的态度，想着‘这么写不符合常理，一定有它的原因’，那就会丧失阅读的乐趣了。”

为了增强说服力，我特意从手机上翻出刚才读的那篇文章，然后递给梅时看。可是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乎我的预料。

2

记忆真是件奇妙的事物。自那件事的发生，只过去了一天的时光，然而我却感觉它已经变得十分遥远。它是那么的不可思议，以至一种不真

实感始终萦绕着，淡化了我对此事的记忆。或许再过几天，我已不清楚那究竟是梦还是现实了。

我决定将它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。是梦也好，现实也罢，终归是我自己的经历。倘若不这么做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将它遗忘。我曾失去了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不想再失去什么，哪怕是不太真实的记忆。

此时此刻最先在我脑海中浮现的，是那轮红色的月亮。圆月带着光圈，散发出金红色的光。我借着月光缓缓地走着，目的地是一家装修得有些简陋的小酒吧。或许那里因为人很多而显得嘈杂。比起这里，许多人都更喜欢安静一些的地方。不过这点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尤其是当我只是想喝一点酒时。

我坐在座位上，喝了瓶洋酒。酒吧的音响好像在播放着音乐。音乐真有趣，在你听的时候没觉得怎样，但听不到时它却在脑海中回响。我突然特别想听贝多芬的曲子，但酒吧音乐怎么会有贝多芬的曲子呢。我在没有音乐的陪伴下静坐了将近五个小时。

服务生走了过来，他在和我说话。他在解释着什么，大意好像是请我出去，语速很快，我没能理解。但我看到其他人都向外走去，于是也跟着起身。

路上早已没有行人，只剩下夜色将孤独的我包围。但至少路灯还亮着。借着这仅剩下的光，我跌跌撞撞地向家的方向走去，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。走回家，倒在床上昏睡，这是我当时最想做的事。然而事情却远向意料之外的地方发展，说来自己都感到荒唐，就在第三个路口，已经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我看到了一只幽灵。

他个子很高，下半身修长，浑身上下漆黑一片，唯有脸和双手发白。或许他本身是白色的，只不过罩在黑色的袍子里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但看

到的事情没有任何改变。事实上，幽灵确实确实站在我的眼前。幽灵没注意到我的存在，看上去他在发呆，正思考着什么。当然，如果幽灵也像人类一样会思考的话。

“你，”我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你是幽灵吗？”

幽灵猛地一转身。他好像被我的话吓到，选择了掉头逃跑。

“请等一等，幽灵，幽灵先生！”我跟着跑了过去，一边跑一边呼唤着。但这么做是徒劳的，幽灵先生没有回头，只是加快了逃跑的脚步。不知在哪里听说过，幽灵移动时没有声音。有趣的是，对于我来说这种说法灵验了，空旷的街道上没有半点脚步声。幽灵的移动身法很特别，身体发晃，看上去很不稳。说来惭愧，他跑得并不快，但是我与他之间却逐渐拉开了距离。我本就不擅长运动，何况又半醉半醒。

我终究跟丢了这位幽灵先生。我被他甩在一个岔路口，当我继续追踪时，他已经消失了。或许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逃开，又或者幽灵有幽灵的奇特能力，总之，他不见了。

我回到了家门前，站在自己家楼下。月亮仍旧悬挂在夜空之中，但现在，这里只剩下我孤单一人。也许那句话说得对，世界上只有被追求者和追求者，忙碌者和疲惫者。我感到无尽的疲惫，跌坐在路边。追了这么久，很累，却什么也没有得到。这不值得，我心想。

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一般，暗淡夜色中唯一的光也突然消失不见。被剥夺感官的我，愣在了那里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也听不见。我就这样静坐在此处，渐渐遗忘了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

3

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梅时不停地做出奇怪的反应。他刚开始似乎对其不

太感兴趣，但读了一会儿突然眉头紧锁，不断地发出“噢”的声音。

“太有趣了，”最后他兴奋地说道，“这是我读到过的最有意思的东西！”

“嗯，是吗？”虽然我也觉得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，但我搞不懂梅时奇怪的表现是怎么一回事。“很奇怪呀，梅时，这完全不是你的风格。我原以为你在读完之后会说‘作者无病呻吟，真是无聊透了’一类的话呢。”

“哪里会。这篇文章的作者真是一位有趣的人，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拜访他。”

梅时从一开始就不断地使用“有趣”这个词，可我却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。算了，反正这家伙的想法向来和正常人不一样。

“所以你是认同我的观点了？”我面带骄傲之色地说道。

“认同什么？”

“认同我最开始说的话。你看这篇小说中发生了很多现实中根本不会有的现象，但作者却写出来借此来表现人物的情感。比如开篇写红色的月亮，月亮当然不是红色的，但此处使用了一种独特的笔法，用红色表现‘我’的焦虑和迷惘。这种营造情境来表达情感的手法在文章中随处可见。”

梅时听得有些愣了。看到他的表情，我顿时得意起来，继续讲下去：“这篇作品的感情基调是寂寞与孤独，因此所有的描写都是以烘托这种氛围为目的。‘我’在酒吧喝酒，却不知为何被赶出，作者借此来表现一种无法融入群体，被他人排斥的孤独感。‘我’遇见了同样孤独的幽灵，然而幽灵却选择逃开，只留下‘我’孤单一人，使这种感觉逐渐加重。直至文章的结尾，那束唯一陪伴着‘我’的，象征着希望的光也消失不见，

终于使全文所弥漫的孤独感达到了极点。

“这就是这篇文章吸引我的原因。还有，自始至终，作者也没有说明‘幽灵’是什么，‘幽灵’从哪儿来，因为相对于文章本身想表达的东西而言，解释这些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。由此可见，不是所有的现象都需要什么牵强的解释，”我最后点题般地说道，“倘若过于追求一些事情的‘成因’，舍本逐末，反而会丧失了事物原本的美感。”

嗯，讲得真是太棒了，我都有些忍不住想要为自己鼓掌了。

可是梅时丝毫没有受到我的感染。听到最后，他竟然噗地笑出声来，仿佛听到了笑话。

“原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”梅时的话中带着笑声，“抱歉，没忍住，不过真的好想笑……”

“给我正经一点，”这种态度令我恼怒，“有什么好笑的！”

“好的，”梅时勉强收住笑容，“我是想说，这下你可完完全全地错了。世间万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。如果发生了不太符合规律的事，那一定是有某种原因，没有原因毫无道理就发生的事，根本不存在。”

这家伙在说些什么啊！

“你究竟有没有认真地看！”我有些无奈地说道，“这篇文章中就有很多‘不需要解释，毫无道理就发生的事’，你刚说完自己喜欢这篇文章，就马上反对我的观点，这种自相矛盾的话算什么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”梅时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正因为这篇文章恰巧验证了我自己的观点，我才觉得它有趣。我的理论本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才有意义，文学作品本不能和现实生活混为一谈。但巧合的事情发生了，这篇文章中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非常符合逻辑。”

“你到底明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？红色的月亮，主动赶客人的酒吧，

浑身漆黑一片的幽灵，忽然消失的光，这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符合逻辑的？”

“当然了。因为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。”

显然，这家伙固执得很。我感到一丝无奈，有点后悔跟他争论这件事。

“正因为如此，这样一篇看似普通的文章才变得有趣，”梅时继续说道，“大多数的文学创作都是虚构为主，现实为辅。但这篇文章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把大量的事实陈述其中。作者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和小说般的记叙方式融合起来……”

“等等，”我赶紧打断，“这一切都是作者的真实经历？你是认真的？”

“这种事情小孩子都能看出来。”梅时白了我一眼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我大声说道，“明明是你自己错了，却还在这里强词夺理。醒一醒吧，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幽灵！”

“该醒一醒的是你，”梅时轻轻地摇着头，“作者在文中提及‘静坐了将近五个小时’以及‘就在第三个路口’，如果一切都是虚构的，那何必特别用数字来强调‘五个小时’和‘第三个路口’呢？除此之外，作者费了那么大笔墨描写的事物，只是为了营造情境抒发情感？要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如同中学语文阅读题一般，那才叫作‘作者无病呻吟，真是无聊透了’。”

“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会有红色的月亮？！”

“唉，你有多久没看新闻了。”梅时打开手机，上网搜索了一张图片，摆在我面前。

“这，这是……”

“红月亮早就不算什么稀奇的现象了，”梅时指着图片讲解道，“发生月全食时，太阳光通过地球两侧，大气层将紫、蓝、绿、黄等光都吸收掉，只剩下波长较长的红光折射到月亮上，黑暗中的人们看到的月亮就会是古铜偏红的颜色。这种天文现象的发生非常普遍，最近的一次是在十月八日。”

“十月八日？那不就是三天前吗？”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发生在自己眼前的现象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“可这又能说明什么！就算红色的月亮的确是在现实中存在的，那也……噢？”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“看起来你也意识到了。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是在两天前。红月这一天文现象发生在三天前，而文中提到‘只过去了一天的时光’，这说明在时间上是吻合的。看来文中记叙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就是十月八日的晚上。”

“只是巧合而已吧，”我辩解道，“也有可能作者那天看到了红月亮，有感而发，恰巧把它写进了文章中嘛。毕竟这只是一篇像小说一样的文章，怎么可能全是真实的经历。”

“不对，”梅时再次摇头，“我能感到一种逻辑在它之中，完全虚构的文章绝对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。即使为了使作品富有文学气息，作者对事实进行了少许修饰和美化，也不能否定这些是真实经历。”

“那还有酒吧呢？为什么服务生说了几句话大家就全都向外走了，这不是撵客人吗？还有幽灵，这种超现实的生物怎么会出现在生活中？难道是作者喝醉出现了幻觉？文章的最后，什么‘暗淡夜色中唯一的光也突然消失不见’，如果说这光不是象征意义上的，那它是哪来的，又为什么消失了？”我像连珠炮一般提出许多问题。

“我大概能解释得通，不过有些事情还没想好。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

的，那应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梅时忽然闭上了眼睛，躺在了沙发上。

要是换作别人，肯定以为这家伙睡着了吧，但作为好朋友的我知道他正在思考问题，便不再说话，自己摆弄起手机来。过了大约二十分钟，梅时猛地站了起来，开始在房间里快速地踱步。

“是这么回事吗？”他一边转着圈走，一边小声嘀咕道，“或许……这么解释的话，一切都能说得通了。”

“嘟囔什么呢？”我觉得他的行为很有意思，“那只是一篇文章而已，你考虑那么多有什么用，这不是自寻苦恼吗！要我说作者就是天马行空地写了两笔，你……”

梅时完全没有在意我的话。他走到桌旁，拿出笔，开始在一张类似于地图的纸上勾画（在我眼里，他画的就是些没有意义的圆圈）。他仿佛小孩子涂鸦一样，毫无规律地胡乱圈圈点点。我早就对他的行为失去了耐心，所以没怎么仔细看。

末了，梅时重新回到了沙发上。他看起来比最开始还要兴奋。

“你知不知道这篇小短文的作者叫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记得是英文，”我查看了一下文章的署名，“这是一篇发表在论坛上的文章。发表者的账号名是 Lane，文章署名是雷恩先生。”

“雷恩？”梅时露出一副感兴趣的表情，“很好，恰恰是雷恩。我们明天下午就去拜访这位雷恩先生。”

4

那个时候，我和梅时一起走在拜访雷恩先生的路上。

梅时到底想怎样？我不禁在心里发问。透过那篇文章，他看到了什么？我反复思考，却没有任何头绪。

那篇作品来源于我们市的城市论坛，那里有一个小版块专门供网友发表一些小说、散文之类的创作。Lane 是个不太活跃的用户，发表的言论、文章都不多，个人信息里也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。我曾试着向他发起对话，可是没有任何回复。

这种情况下，再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去直接拜访这位作者吧。但是我却跟梅时一起去了，明明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的我，却一同跟去验证他那不知所云的猜想。难道和不正常的人相处久了，连自己也变得不正常了？

此刻梅时看起来心情不错，轻声哼着音乐。我跟在他的后面静静地走着。我们走了很长时间，这时体力的差距显现了出来，梅时的步伐依旧轻快，我却早已疲惫不堪。这一路上他只是走路，什么话也没说，这使我心中的困惑不断加深。

“这边不是市东区吗，往这边走干什么？”我最后忍不住问道。

“不是说过了吗，去雷恩的家。”

“你从哪儿弄来的地址？”

“有太多可能性了，”梅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自顾自地说着，“这是我读完那篇文章后的第一想法。我试着对它进行推理分析，得到了很多信息，可一切推理都建立在‘作者的记叙完全是真实的’基础上。但就像你说的，要是这一切真的是根据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写成的，那推理岂不是毫无意义？”

“我随即用行动排除了这种可能，”梅时快走几步，来到一栋楼前，“今天上午我用一些方法验证了推理的前提条件。现在我坚信那篇文章的记叙完全是真实的，并且作为结果，我得到了地址。”

“这个之后再向你解释，”梅时一边说着，一边打量着眼前的楼房，

“没错，就是这里，友好小区幸福路 228 甲栋。我们到了。”

我觉得眼前的这栋楼设计得有些不合理。此处的居民楼虽然一共只有三栋，但是排列得很密。换句话说，楼与楼的间距比较近。228 甲栋是三栋楼中最靠前的那栋。

“那么，雷恩先生住在哪一家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个，”梅时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“我也不知道。肯定住在这栋楼里就是了。”

“啊？”我险些晕了过去，“这一栋楼好几个单元，少说也得有七八十个住户，我们怎么找？”

“就这么找喽。”梅时摁响了一单元楼宇门上 101 的门铃。

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我们像傻瓜一样挨个住户摁门铃，问这里是不是雷恩先生的家。住户们的反应各不相同，最有意思的是一位老人，愣是以为我们是骗子，扬言要报警。

“喂，梅时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，”我抱怨道，“再说万一他不在家呢。”

“嗯，有道理，”梅时低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对铃声没反应的门牌号，“其实就算他在家，多半也不会搭理我们的。我要将想说的话写在纸上，然后把它贴在没响应的住户的门前……”

“梅时，你快点。”我发觉已经有人在身后观察着我们，急忙催促道。我们这么奇怪的举动想要不引起别人注意都不可能。

“你们要干吗？”说话的是一个穿着夹克的矮个子男人，他正不怀好意地瞪着我们，目光中带着警惕。

梅时头都没回，继续摁着门铃。

我一看事情不太对劲，急忙解释道：“我们不是坏人。之前我看过一